

太阳岛

副刊

走过古驿路

□朱明东

此时,没有谁能告诉我,我们所走的这条路,其实就是大清王朝“黄金之路”上的一段。

阳光洒落,白色的路面轻盈飘飞,在翠绿的群岭间似一条玉带上下舞动。大兴安岭的古驿路经呼玛、塔河和漠河,而十八站到二十二站的这一段,则是古驿路上风韵突出的一段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,省里和地区对这段路再次进行勘察。2009年,地区文物局将此线路遗址列为申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经反复修改、完善和论证,2013年3月,古驿路和驿站遗址正式成为大兴安岭历史文化保护对象。

“南临沃野,北覆群山;江水襟连,上下要输。”大清王朝的驿路修成,为军情传递、粮草供应、抵御沙俄侵略以及赢得雅克萨之战胜利,提供了有利条件。多么宝贵的驿路啊,它就像一羽长箭穿透悠长的岁月。它射向的目标,就是中国的北极点。车窗外的视线越收越窄,群岭渐渐被密林淹没。十八站至二十二站,有近百公里的路。按当时每30公里设一个驿站,其长度为120公里,比现在这段公路多出近20公里。小张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,就详细介绍起这条路来。这条公路始建于1969年,属国防战备公路。2015年,此段路进行了集中改建,成为了国道丹东至阿勒泰上的一段。但咋改,也没偏离古驿路的主线。我点头:倘若当时驿路就是水泥路该多好,不说省去了鞍马劳顿,就连驻守的站兵也少了艰难。可哪有这般好事啊。我苦笑了一下,把目光投向车前方。这可真是一条好路啊,它很像我经常走的加漠公路。虽坡多弯大,但走得心情很为舒畅。倘若真是去弯取直一马平川,这路也就失去了神秘。正想着,前面果然出现大坡。大兴安岭因岭起伏,路自然也跟着起伏。一个大坡过后,又是一个大坡,随着坡度起伏,我们的车犹如一艘冲锋舟,在激荡的浪涛中飘飞。

正陶醉着,路却来了一个急转弯,我还未缓过劲儿,得,前面又是一个坡。小曹的驾驶技术真是名不虚传。但见他全神贯注,紧握方向盘,让我们的越野车如一艘白帆高挂的小船,在辽阔的绿海上劈波斩浪。前方路边,一棵高大的枯树嶙峋而孤寂。驿路是朝廷的官道,官道自然要严格管控。传送公文、上奏捷报、运输中转,驿路发挥着巨大的作用。雅克萨之战后,康熙雄心愈烈,对这条驿路也更加重视。驿路乃安稳大清王朝的经络。没有驿路,哪

在我看来,凡是老的东西都是有温度的,都是有记忆的,也是有生命的。
 我在想:是不是人到天命都开始恋旧了呢?

国庆节,我和哥哥驱车回乡,渐近故乡,心情抑制不住地冲动与兴奋,我竟看到了干涸20多年的小河又奇迹般地一路欢唱,汩汩的水声又把我带回阔别的童年,不禁感叹人生如梦,岁月如烟。
 次日清晨起来,在阳台上望着被一圈榆树柳树的绿色包裹的小院,北面的正房和南面的库房早已翻盖了,就连东厢房也在外墙皮贴了一层砖,门窗都是新换的,整个小院从地面到阳台都是钢筋水泥灌注,踩不到一星土了。胡同和街上又何尝不是呢?我蓦地想起了离开我们27年的父亲,我努力想象着父亲还给我们留下些什么。

我打开了厢房和库房所有的门,一间一间地搜着。我看到了父亲生前用过的桑木扁担、赶羊的鞭子、扬场的木锨……我又在最后一间屋子里的柜里看到了靠墙歪着的老木凳。

父亲放了一辈子羊,当了一辈子馆儿。

其实父亲有一肚子的苦衷,母亲有病,为了养活一家六口,他才选了一年四季都能挣工分的羊馆儿。从我记事起,我们一直没有挨过饿,反倒是有些人家到春天就断了炊,听大姐说,村东头的李家大年三十到我家里借粮,父亲给他灌了一袋小米,还拿了一兜干粮,他千恩万谢地扛着口袋走了。

后来,父亲做了一件令全村想都不敢



有大清的威武,哪有今天的奏捷?“奏捷之路”从此得名。星辰摇曳,群岭莽莽,北部更安宁。“奏捷之路”上再无刀光剑影,再无鼓角铮鸣。传送公文的频率少多了,一年下来,这条路上再不见频繁行走的官差和信使。压缩开销乃国策,该省的省,该减的减,一个驿站有两三个人足够了。就这样,驿站不知不觉完成了瘦身;就这样,驿路渐渐成了荒林野路。偶有鄂伦春猎人打此经过,倒将驿路衬出了些许落寞。直至有一天,一批快马在荒草丛中飞驰而过,原来是光绪皇帝要用驿路运送北部漠河开采出来的黄金。这条昔日的“奏捷之路”,迅即成为大清王朝的“黄金之路”……

入岭写古驿,我诵他人诗。诵读纳兰性德的诗,我在“哀蛩俄晓浑多事,也似严更古驿边”徘徊;翻阅施梅樵的诗,我在“古驿斜阳鸦背疾,乱山秋色马头生”里伤怀。信使,你是否有“闻人孤驿路,驱马乱山峰”的感叹?官差,你是否遇到“歌马投古驿,解衣闻秋虫”的经历?站兵啊,你是否也有“明朝驿使发,一夜絮征袍”的慨

叹?古驿路啊,你除了荒凉还有什么?大清国力亏空太大,仅各边塞驿路就需要很大的一笔投入,去掉层层盘剥,去掉虚报冒领,到了驿站处还能剩下多少银两?再说,驿站毕竟只是供官家中途打尖、更换马匹的休息场所,和哨卡、军营相比,少了些必要少了些紧迫。在十八站北出口,那位留守的站兵最为清苦。商人仆仆风尘还有个目标,可他呢,还要耐住严寒,耐住孤独。而打马前行者,也是远离家乡人。为效忠朝廷计,更为生存计,还要奔波在艰难的驿路上。有多少这样的兵卒,就有多少个悲凉的故事。一个兵卒的煎熬,或许和一个王朝的没落没有什么内在联系,但各地的驿路上倘若都如此,又何谈江山的稳固?路两侧,首着花若粉若紫,辉映着灿烂的光。20世纪60年代末,开发建设者沿着古驿路一路向前采伐林木、筑路架桥,硬是在古驿路上创造出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。50多年过去了,大兴安岭的人气似乎还是略显不足。怎么回事?大兴安岭实在是大辽远大浩瀚了。相当于浙江省的面积,真要让大兴安岭热起来,得有足够多

的人口。可国家早已禁止采伐,作为国家生态发展的战略屏障,进太多的人,吃啥喝啥?难道再继续搞采伐不成?绿水青山,本身就是金山银山,唯有先保护才可永续发展。真的,大兴安岭再也不能重蹈粗放式经营的旧辙了。

路一侧有鹿场闪过,多辆车停靠,忙着运送鹿产品。大兴安岭已走出传统的经营模式,正满怀信心沿着转型的生态林业发展之路阔步行进。前方有护路单位在施工,车来车往,好不忙碌。我们的车从路旁临时铺垫的砂石路上颠簸而过。好在不到10分钟,车又驶上了正路。十八站到二十二站的这段路,行走的车辆一年多似一年。不说路面磨损大,光是大小十余座桥梁就要投放很大力量来维护。作为大兴安岭人,我十分清楚,在高寒地带,若要创造出一项经得起检验的工程,该有多么不易。

有小雨飘过,车外景致更加清新。从十八站出来,路边立着十九站遗址的指示牌,估计二十站和二十一站的指示牌立在岔线上。我陷入沉思。大兴安岭境内的

古驿站,以站名为地名的有几家,但发展好的却没有几家。十八站算大的,十九站属十八站林业局的一个森林资源管护区,人口寥寥。二十站和二十一站,皆在塔河县依西肯乡境内,未成聚落。这也许是古驿路的一种宿命。大清王朝的光鲜景象早已灰飞烟灭,一堆堆遗址能有多少价值可言?不外乎为今人提供些许考察和凭吊的资源。“这白桦可真漂亮!”寡言的小曹道。我侧目车外,可不是,俊丽的白桦一股脑儿地呈现在路的两旁。它们就像身着绿衣白裤排列整齐的时装表演队,在夏日清风中热情地向我们招手致意。大兴安岭树木品种繁多,松、杨、柳、柞一应俱全,而最常见的就是白桦。白桦本已婀娜,再成林成片,则美不胜收。那年,为了给网友们分享大兴安岭白桦的美,我拿着单反专门打的出城到数十公里外拍摄白桦树。好好的双休日,换来一大堆电子照片。至今,家里的电脑桌面还是白桦风光。手有些发痒。

小曹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,稳稳地把车停在路边。我们欣赏路两旁的白桦,不时用相机和手机拍摄着。上车前,我给小曹和小张照了几张合影,把他们定格在美丽的白桦中。100多公里的路程,风光美不胜收。我们仿佛穿行在漫长的画廊中。这是大森林里的画廊,这是古驿路上的画廊。果然,路旁闪出一排独立的大字牌:“古一驿一路一百一里一画一廊”7个大字,白底红字,生动鲜明;7块大字牌,整齐划一,间隔有序。天然的百里画廊,没有刻意修饰,在清凉的夏日里神采飞扬。这哪里是一条古驿路啊,分明是穿越数百年历史的时空隧道。数百年的古驿路,在马上,在车上,都掀起不绝的风尘。这风尘滚滚飞扬,有如青云在苍茫的群岭中穿行。前方路旁,一棵古老的樟子松如历经苍苍岁月的老者,正弯腰弓背长伸手臂,笑容可掬地恭迎我们。“黄山有迎客松,大兴安岭也有迎客松。咱们就叫它兴安迎客松吧!”我情不自禁地说。小曹和小张都笑了,我也笑了。在兴安迎客松的恭迎中,这条路上走过了大清信使、驿站站兵,走过了鄂伦春猎人,走过了运送黄金的劳役和兵士,走过了闯关东的勇敢者,走过了不屈的抗联战士,走过了开发建设的英雄,也走过了保护林区生态环境的时代尖兵。

倏忽,一只苍鹰如风似电向我们俯冲而来。小曹惊呼:“真猛!”那鹰却在接近车顶时,来了一个回旋,腾向高空。它咕咕鸣啾,惊空遏云中似在向们示意,只有勇敢者才能在古驿路上飞翔。

老木凳的故事

□吴振明

想的事,他在县里托人买了一台上海产蝴蝶牌缝纫机,这是他一生中出的唯一一次“风头”。按当时缝纫机的价格,恐怕比一个劳力一年的收入还要高。可买是买了,又有人暗地里嚼舌头:“羊信给老婆买了缝纫机,会用吗?我说是白花脸。”父亲为了堵住人们的嘴,把羊托付给别人,步行70里到县城亲戚家学了两天,回来后再手把手教会母亲。

老木凳就是这个节骨眼儿诞生的。用缝纫机做针线得有个凳子啊,父亲就收敛了几块榆木送到了木匠家,第二天,新木凳就兴高采烈地蹦进了我的家门。

我还没有出生,老木凳竟捷足先登了。

父亲坐在木凳上,母亲站在一旁,一只手搭在父亲的肩上,史上最温馨的一对一课开始了。如何纫线、回针、手脚相随……母亲聪明,几天就熟悉了具体操作。后来,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去家里求母亲做针线,她们站在一旁看着,母亲就坐在木凳上一边操作一边讲解。

在我的记忆里,母亲除了忙家务,其余时间都是在小木凳上坐着,手脚并用忙活着针线,冬去春至,夏去秋来,一家人的四季衣裳和被褥都及时翻新。木凳

不仅没有老去,凳面更加光亮润泽,榫卯坚实如故。

到了学龄,我第一天上学,空荡荡的教室没有桌椅,想把作业放在窗台上写,个头又不够高,同学们只好趴在地上。于是我每天上学都要搬着木凳。把木凳放好,双膝跪下,把作业或课本放木凳上,看见四周的同学趴着,总会生出一种“优越感”来。

这样的日子竟坚持了半年。村里来了电影,整个小村沸腾了。我们蹦蹦跳跳回到家里,晚饭还没做好,扒了一口剩饭,我和木凳搬着欢儿就往村部大院跑,老早占了地方。夜幕降临,上十里下八村的人们都聚拢来,放映员在调试机器,我坐在木凳上和伙伴们叽叽喳喳地说、焦急地等。

春暖花开的时候,木凳就跟着母亲来到大门外,母亲一边和婶子大娘唠嗑,一边刺啦啦刺啦啦地纳鞋底,和煦的阳光透过满树的杏花斑驳地洒落在母亲的脸上、身上,氤氲在婶子大娘的笑容里。院内鸭鹅嬉戏,鸡犬之声相闻。

三伏夜,闷热驱赶着人们来到外面乘凉,木凳就随着父亲来到院子里的苹果树下,我和姐姐哥哥席地而坐,父亲则坐在

木凳上讲故事,讲林冲雪夜上梁山,讲扑朔迷离的七巧案。真不晓得他大字不识一个,肚子里竟装了那么多故事,尤其是听了那些鬼故事,越怕越爱听,越听越害怕,夜间解手都要哥哥站在我旁边壮胆。

转眼秋天到了,父亲背着一袋袋谷子,踩着木凳,将粮米倒进粮仓里,现在想起来,老木凳不止是一块木板四条腿,它也担负着一家人的重担,它让父亲一次次长高,又一次次伟岸。

霜降来临,冬天就不远了。木凳静静地站在窗下等候着,母亲端着用白面打的浆糊,站在木凳上,把旧的窗纸扯下,将崭新的白纸刷了浆糊贴在木格窗上,再用牛皮纸严了窗缝。寒冬终究还是来了,炕上又多了一个热乎乎的火盆,小屋暖意融融。

清晨的一声猪的嘶鸣,间

或几声二踢脚的空中脆响,大年的年味儿就有了。老木凳又跳到炕上,哥哥拿着一把笤帚站在木凳上,二姐刷浆糊,我将刷了浆糊的报纸递给哥哥,哥哥仰起脸对准前后左右的“坐标”,贴好一条边,右手的笤帚喇喇几下摆平。偶尔会有几滴浆糊滴在哥哥的脸上,滴在用力扛着哥哥的木凳上,哥哥没有说话,木凳也不吱声。报纸墙糊好了,年画就迫不及待地露了脸儿,哥哥贴,我递,姐姐指挥:“高点,又低了,往左,再右点儿……”

“新年纳余庆,佳节号长春”“千门万户瞳瞳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”。年三十,木凳太忙了,一会儿跳到大门外,一会儿到厢房门口,一会跑到墙垛下,一会儿四腿一蹦进了屋。到吃午饭的时候,大红对联和五彩的挂钱儿红满了屋、绿满了院,美了一个村、醉了整个世界。

我从墙旮旯将老木凳轻轻搬到院子里,用抹布将灰尘擦去,木凳已不再光亮润泽,它也老了,岁月也为它的脸刻了道道皱纹。

